

将军吟

莫应丰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



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

将军吟

莫应丰 著

本书荣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将军吟/莫应丰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5.1

(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)

ISBN 7-02-004885-4

I. 将… II. 莫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4425 号

责任编辑:李丹妮

责任印制:张文芳

将 军 吟

Jiang Jun Yin

莫应丰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480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9.625 插页 3

198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20000

ISBN 7-02-004885-4

定价 30.00 元

出版说明

一九八一年春,茅盾先生遗嘱将自己的二十五万元稿费捐献给中国作家协会,作为基金,设立一个长篇小说奖,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。是为茅盾文学奖的缘起。其后二十多年中,这一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一直备受关注,影响甚巨。

迄今,茅盾文学奖已历五届,二十二部长篇小说获奖(另有两部作品获荣誉奖)。我社自一九九八年春出版“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”,先后收入在我社出版并获奖的十一部作品。其后不断有作者、读者及有关人士表示,希望看到整体推出的茅盾文学奖全部获奖作品;认为完整地体现中国当代文学最高奖项的成果,是必要而有益的。在作者、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的大力支持下,“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”终于问世。

此次编辑出版的“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”,对所有作品进行了文字校勘;一些以部分卷册获奖的多卷本作品,此次将整部作品收入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2004年11月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|
| 第 一 章 | 琴声·歌声 | (1) |
| 第 二 章 | 将军的女儿 | (14) |
| 第 三 章 | 不眠之夜 | (28) |
| 第 四 章 | 夫妻·战友 | (44) |
| 第 五 章 | 私房话 | (58) |
| 第 六 章 | 革命行动 | (69) |
| 第 七 章 | 江部长 | (84) |
| 第 八 章 | 公审大会 | (99) |
| 第 九 章 | 做人难 | (114) |
| 第 十 章 | 能干的女人 | (130) |
| 第 十 一 章 | 小船啊,小船 | (145) |
| 第 十 二 章 | 驯牛记 | (163) |
| 第 十 三 章 | 兵临城下 | (177) |
| 第 十 四 章 | 老人心 | (192) |
| 第 十 五 章 | 云吞月 | (206) |
| 第 十 六 章 | 绑架 | (219) |
| 第 十 七 章 | 稚子心 | (232) |
| 第 十 八 章 | 徘徊 | (245) |
| 第 十 九 章 | 斗争会 | (259) |
| 第 二 十 章 | 一梦初醒 | (275) |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一章 | 碎裂的响声 | (289) |
| 第二十二章 | 海鸥与海 | (302) |
| 第二十三章 | 狐谋 | (316) |
| 第二十四章 | 感情·理智 | (329) |
| 第二十五章 | 善与恶 | (343) |
| 第二十六章 | 流浪汉 | (359) |
| 第二十七章 | 风雪除夕夜 | (375) |
| 第二十八章 | 将军愤 | (391) |
| 第二十九章 | 悔恨 | (406) |
| 第三十章 | 一见如故 | (422) |
| 第三十一章 | 铜像 | (434) |
| 第三十二章 | 新官 | (449) |
| 第三十三章 | 热情奏鸣曲 | (464) |
| 第三十四章 | 密探 | (481) |
| 第三十五章 | 苦相逢 | (497) |
| 第三十六章 | 翻云覆雨 | (514) |
| 第三十七章 | 别墅 | (528) |
| 第三十八章 | 行路难 | (543) |
| 第三十九章 | 杀呀! 杀呀…… | (557) |
| 第四十章 | 爱与死 | (569) |
| 第四十一章 | 四面哀歌 | (585) |
| 第四十二章 | 温泉夜 | (600) |
| 第四十三章 | 工蜂 | (615) |

第一章 琴声·歌声

中国南方有一座新城,已有十多年历史,却较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。这座不出名的新城就叫南隅市。

南隅原是一个天然渔港,后来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看上了这个地方,决定把它建成巨大的海军基地。接着,空军也来了,除了在港湾附近修建了临海机场以外,还把一个高级指挥机关搬到这里来。司令部、政治部、工程部、后勤部、大礼堂、运动场、俱乐部、招待所、军人服务社……空军的和海军的灰色平房和楼房,星罗棋布,占据着纵横数十华里的若干处山洼、平地、海岸边。又根据军事专家们的建议,陆续修建了许多民用工厂、街道和居民住宅区,把军营和民房连成一片。现在的南隅已是一座拥有四十万人口的美丽海滨城市了!

顺着最宽大也是最繁华的海城大道,驱车往东到尽头,拐个急弯跑一段弯弯曲曲的上坡路,有一座厚实的钢筋水泥大门横跨在柏油路上。那里每一分钟都站着—一个或两个严肃的哨兵。这就是空军新编第四兵团司令部。

站在大门外,会以为里面是风景区或疗养地,只见洁净的柏油路一直伸进幽深的绿林。就在那绿林深处,那幢青灰色的挂满墨绿色窗帘的四层司令部大楼里,每日在指挥着上千架歼击机和轰炸机进行惊天动地的空中训练。偶尔也有激烈的空战从旁边的地下指挥所发出命令,机群在看不见的远处腾空而起。

司令员却较少在大楼里办公,要见他需从后门出去,拐进一条更加幽静的小路。那里有一个掩映在绿林底下的小院子,里面是一座很不醒目的两层小楼,四面用高高的院墙围住。整整一个班的警卫战士住在院门旁边的平房里,平房的尽头便是车库。

难道我们误入了音乐家的住宅?怎么从楼上一个敞开着的小洞里传出这么响亮的歌声和琴声?听歌声,是属于那种“戏剧性”的男高音,声音奔放有力。为他伴奏的琴声逊色一些,显然是由一个不大熟练的演奏者即兴弹奏的,节奏呆板,和声有些乱;不过情绪还可以,随歌声起伏,抑扬缓急大致相宜。

目前整个南隅市到处都是口号声、呐喊声、听不清内容的吵架声,打开收音机也只有《东方红》、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、语录歌和样板戏,在这里却听到了另外一种歌声,多么新鲜又多么不协调啊!这是一首从未听到过的新歌,歌词内容听不清楚,但旋律本身的感染力和歌手高超的表现力加在一起,足以使人倾倒。你看那站在小院门旁边的警卫战士,不是已经听得发痴了吗?

歌声终止,万籁俱寂,在淡绿的灯光照耀下,小院子显得有些寒冷,好像是无人居住的。

钢琴手慢慢抬起那双穿着精瘦的黑色皮鞋的脚,无声地松开延音踏键,手肘撑在琴盖上,扭过脸来。原来是她!司令员的独生女儿彭湘湘。就因为迷恋着钢琴,使她在四年以前就戴上了这副无框白金架眼镜。那时她很怕照镜子,觉得像个女博士,与肤色白嫩、表情幼稚的面孔很不相谐。如今她已习惯了,因学历和年龄都与这眼镜大致可以相配了。她今年二十二岁,外语学院的毕业生,要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停止了毕业分配,她也许已在外交场合当翻译了。

虽然隔着一层玻璃镜片,但她那有点说不清妙处的目光,仍旧不因有阻碍而变得含糊,直射到那位唱歌的青年军人脸上,凝住五秒钟不动。青年军人感到难为情,领先眨了一下眼睛,启开轮廓鲜

明又厚实有力的双唇，表情丰富地笑笑说：

“不好吧？”

“什么不好？是唱得不好还是写得不好？”

“都包括在内。”

“唱的，不要我说了。”湘湘抬起压在琴盖上的左手，用纤长的四指反托着脸颊，轻声而刻薄地说，“我讨厌死了那种轻飘飘的男高音，女里女气的，没有一点男子气。有的人唱歌声音还喜欢抖，抖得又快，像羊子叫，听得叫人担心死了，生怕他马上断气。听那样的人唱歌真是倒霉。男声就要有个男气，声音要有劲，有弹性，喷出去像骑兵一样奔驰向前，压倒一切，冲垮一切。该强时能强，像一头威武的雄狮，该弱时能弱，又像一个温存的……丈夫。强的时候不是咋咋唬唬像草包；弱的时候又不是小里小气像做贼的。声音弱，气儿足，声音强，有控制，这样的唱歌人品行正直，心地光明。这才是才华，这才叫男性，这就是美。”

青年军人知道自己显然是属于后一类型的，对她这一褒一贬所含的言外之意也心领神会，得意地笑笑说：

“你太偏见了。”

“是偏见我也要坚持，谁的心正好长在中间？”

青年笑笑，又问：

“那么你看曲子怎么样？”

“曲子……”她想了想说，“倒是挺新鲜的。”

“词儿呢？”

“词儿也是你写的？”

“唔。”

彭湘湘重新把歌单看了一遍，略有所思，重重地放下，叹一声说：

“写得再好又有什么用？反正是见不得人。”

“怎么见不得人？”

“现在除了语录歌，还有什么可以见人的？收起来吧，算了！省得落到别人手里给你找出什么毛病来，到时候还得写检查交代，查思想，挖根子，没完没了。”

青年军人略微有些吃惊，凝神把对方看了一眼，郑重地说：

“湘湘，我发现你情绪不大对头。”

“什么不对头？我每天都是这样。”彭湘湘满不在乎地说着，站起来走到窗户跟前去，皮鞋发出吱吱的响声。

“不，”青年军人更加认真地说，“你不能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文化大革命。当前有些现象看起来确实很左，但要知道，这是因为过去太右了，才有今天的太左。矫枉必须过正，不过正不能矫枉，一切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。”

“对！一切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。在两个月以前，我也和你一样，是这么想，也是这么说。你忘了？那个时候我哪有时间在这里和你弹琴唱歌？破‘四旧’，抓黑鬼，戴着红卫兵袖章冲冲杀杀，忙得很呢！”

“可现在为什么变得这样消沉？”

“因为发现自己上当了呗！我们成了保皇派呗！发现斗争矛头是要指着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呗！”

“你不能对文化大革命抱这样的态度。这可是大事呀！”

“可我看你呀，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也不见得正确，人家都到北京串联去了，你怎么不去？革命高潮，你躲在我房里弹琴唱歌，好意思？快去吧！赵大明同志，上北京串联去！”

“我可不是逃避斗争。”赵大明自信地说，“我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，凡事问个为什么。为什么一定要到北京去呢？不去就不能听到毛主席的声音吗？大家都一齐拥到北京去，铁路负担得起？我不需要去凑那个热闹，给国家造成困难。”

“你的思想比雷锋还好。”彭湘湘说着，无精打采地坐在沙发上。

“你今天怎么老是这样？”赵大明感到诧异，略微有点生气，不过很快就烟消云散了，主动求和地走过去跟湘湘坐在一起，一本正经地说，“尽讲些怪话，任性的公主！可你要注意呀，你是首长的女儿……”

“首长的女儿怎么样？”湘湘烦躁地把肩膀一扭，摆过头来说，“别提了！连首长自己还保不住呢！”

“司令员？……怎么回事？”

“不该你知道的就不要问。”湘湘站起来走开去。

“不，”赵大明跟上来说，“对我……应该不存在什么秘密。”

“你怎么啦？你是我的什么人？我干吗都得告诉你？”

赵大明尴尬地笑一笑，不知说什么好，脸刷地红了。

“打听这，打听那，像个特务。”湘湘故意嘟囔着，“想探点消息回去告诉你们文工团造反派，好把我爸爸当成反革命揪出来，你们立功？”

赵大明目瞪口呆。

“到那时候我就是反革命的女儿，你这个革命左派再也不会站到我的钢琴跟前来了。”此话虽然不是现实，她却几乎是含着眼泪说的。
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赵大明发痴地站着，苦苦地猜测。彭湘湘用异样的眼光望着他，像是要看透他那颗心。渐渐地，那双躲在镜片后面的眼睛，蒙上了一层忧郁的雾。

“不！”赵大明好像忽然明白过来了，激愤地说道，“你是故意这样说的，试探我，是吗？不过湘湘，我跟你接触，决不是由于你是司令员的女儿。如果你是这样看我，那我马上就走，再也不来打扰了。”说着，生气地拿起军帽，端端正正地戴上，向房门走去。

“站住！”湘湘喝令。

赵大明拉住门扣，回过头来，委屈地又说：“我愿意尊敬首长，但并不想巴结什么人。”说完扭头就走。

彭湘湘急追到门口，拉开一条门缝喊道：“把你的歌单带走！”

赵大明回来了，满脸严肃，故意不看湘湘，拿了那张歌单，匆匆地来，匆匆地去。可这时湘湘已经把房门堵住了。

“什么了不起的！”湘湘嗔怪地说，“还没有弄清楚就要脾气了，哼！”

“那你就说个清楚嘛！”

“我能随便乱说吗？都是些党内军内的大事，谁给我乱说的特权？你还是个军人呢，这也不懂！”湘湘责备着赵大明，坐回琴凳上，有点后悔不该惹出这些麻烦来，为了使情绪得到缓和，她弹响了钢琴，悠闲地、漫不经心地在高音区反复敲着一个简单的旋律，最后扭头说，“来，把你那首歌再唱一次。”

可这时还有什么情绪唱歌呢，莫名其妙的忧伤笼罩着整个房间。幸而院子外面响起柔和的汽车喇叭声，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开了。赵大明走到窗前，探出半边脸去，向门口张望。

一部黑得发亮的小轿车在路灯照耀下驶进院门，警卫战士肃然挺起胸膛，将左脚往右脚一靠，行了个哨兵的军礼。轿车无声地停在院里，车门随即打开，躬身走出一位穿空军呢制服的军人。虽然头上戴着军帽，而从鬓角仍可看出，他已经秃顶了，稀疏的花白头发已退到耳根后面去。看来他脸色不怎么好，幸而借助于衣领上那两块鲜红的领章，将红光反射到两颊，使他仍显得容光焕发。那领章，过去本来不是这个样子。两年前，在同样的位置上，缀着一对蓝底、金边、用金丝绣着两颗五星的空军中将军衔标记。十年前更要威武得多，有金色穗带的大盖帽，金光闪闪的蓝底肩章，穿上那样的将军服，使人不得不挺起胸膛走路，否则就不像样子。现在，他虽然不再穿那种将军服了，而那威严、稳重的军人姿态依然如旧。从他的步伐看不出他已年近六十，甚至比跟在他身后一起上楼的那位瘦高挑儿、小脑袋、顶多三十六岁的秘书还要精神得多。

将军名叫彭其。秘书姓邬，单名一个中字。

司令员和秘书踏着木板楼梯，节奏不变地上到二楼，转个弯，听到开门声，然后是关门声，再然后就静下来了。

“来吧！我们唱我们的。”湘湘为了留住赵大明多呆一会儿，催促他唱歌。

“别唱了，”赵大明却说，“司令员回来了，我得走。”

“干吗呀！像老鼠见了猫。”

“你没见？他神色很不好。”

“不要理他，我们把窗户关上。”她走去望了一眼夜色，轻轻地关好玻璃窗，又将墨绿色平绒窗帘拉拢来。

钢琴响了，头一个和弦就被她弹错，她懊丧地喷了一声说：“哎呀！把我的情绪搞没了。你别跟我啰嗦，快来唱吧！”

赵大明十分勉强地接着前奏唱了一句，唱得很糟糕，湘湘极不满意，两手齐下，在键盘上捶出一个混杂的刺耳的噪音，同时嚷道：“算了算了！你回去吧！等我爸爸死了以后你再来。”

“你干吗这样？”

“谁叫我是司令员的女儿呢，倒霉死了，话不能讲，歌不能唱，有了钢琴不能弹。你别呆在这里，走吧走吧！”说完又捶了一下琴键，那噪音比刚才更响。

走道上响起噤噤的脚步声，赵大明知道大事不妙，忙躲到门边去。

很重的敲门声。

彭湘湘朝房门瞥了一眼，很不高兴。

又更重地敲了两下。

赵大明不得已拉开了门。

怒气冲冲的司令员一步跨进门来，指着湘湘的背，十分恼火地说：“我告诉你……”

“司令员！”赵大明跨出一步，毕恭毕敬地立正站着，胆怯地喊

了一声。

司令员要说的话被打断了，暂时强压住火气，转脸说：

“你在这里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你们文工团上北京串联的人都回来了吗？”

“听说今天晚上到。”

“你怎么没有去呢？”

“我有自己的想法。”

“哦……”司令员很注意赵大明这句话，盯看了他半分钟，好像要跟他说点什么，似乎又觉得不恰当，决定还是不说，仍旧去教训他的女儿：

“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不听话，要你读好你的英文，你偏要困在钢琴上，钢琴，钢琴，有屁用！马上锁起来，把钥匙给我！”

“不！”湘湘扭动了一下肩膀。

“不啊，好，你不，你谁的话都不听，娇气，任性，天下第一。哪天我们两个老家伙死了，看你怎么过日子。我告诉你，再听见你弹，吵得神鬼不安，我给你砸烂。”说完，急转身噤噤噤地走了。

赵大明轻轻把门关上，不知所措。

湘湘执拗地嘟囔着：“偏要弹！偏要弹！”在琴上连续擂了两个重叠的七和弦。

“湘湘！”赵大明走过来说，“别弹了吗，我看你爸爸心境很不好，别惹他生气了。”

“他心境不好怪我？偏要弹！”说着，她以从未有过的快速度，双手并用，弹着直上直下的C大调音阶，急得赵大明在周围转来转去，毫无办法。

又敲门了，可这回进来的不是司令员，而是他的秘书，他手上拿着一把钉锤。彭湘湘只当没有看见，把音阶弹得更快更响。

邬秘书按住琴键说：

“对不起，湘湘，你爸爸命令我把钢琴砸烂。”

“你敢?!”

“不是我敢不敢的问题，司令员的命令，我必须执行，就是错的，也要先执行了再说，这是老规矩。”

“邬秘书，”赵大明走过来说，“司令员到底怎么啦？好像这无名火有点儿……”

“怎么啦？”邬中把手一摊，“我知道也不能告诉你，首长的事你也不要乱打听，总有一天会叫你们知道的。”他转向湘湘说，“喂，湘湘，请把手拿开，我要执行命令。”

“太不近情理了，”赵大明说，“怎么能真砸呢！”

“这不能怪我。”邬秘书毫无表情地说。

“呆会儿司令员火气消了，就把这事儿忘啦！”

“那不行，你不知道他的脾气。湘湘，请走开吧！我要动手了。”邬秘书说着，已举起锤子。

彭湘湘沉不住气了，趴在键盘上，大声呼喊：“妈妈！”

喊声刚落，妈妈许淑宜就来了。这是一个非常和善的老太太，但又不仅仅是单纯的老太太而已，在她身上有老革命和老共产党员的气质。肤色偏白，饱满而不浮肿，脸部轮廓是湘湘的模子，要知湘湘老了以后是什么样子，看看这位许妈妈就行了。她穿着一身比较高级但不是新的黑色毛哗叽便装，干干净净。乍看外表，她应该是很健康的人，只有当她走路的时候，才能发现她的腿不大灵便。这是在南泥湾带来的大骨节病，又加上多年积累起来的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。所以，她五年以前就不得不离职休养。

赵大明迎上去叫了一声“许妈妈”，便搀着她走近钢琴。

“怎么啦？”许妈妈问。

“爸爸叫邬秘书把钢琴砸烂。”

“你真的就砸？”许淑宜望着邬中说。

“我没有办法，司令员的命令。”

“你走吧，把锤子给我。”许妈妈接过锤子。

“司令员会要问我的。”邬中不走。

“走吧，先不去见他，到你自己的办公室去。”

邬中只得走了。

“孩子，”许妈妈把湘湘的手臂从键盘上拉下来，“不要总是那么任性，要懂点事了，你爸爸心烦意乱得很，没见他通晚通晚地躺在藤睡椅上，不说一句话，一个劲儿地抽烟？你也不小了，大学毕业，有些女战士十八九岁就入党啦！你还像小孩子一样。”她忽而转向赵大明，“小赵你入党了吗？”

“我，还没有。”

“要靠拢组织，要求进步。”

“现在搞文化大革命，党支部都散啦！写了申请书还没有地方交哩。”

“散了一个支部，散不了我们党。兵团党委还在嘛！什么时候也不会散的。咱们自己要心不离党，参加文化大革命也要拿党员标准来要求自己。”

“妈妈你别给他上政治课了！”

“要上点政治课，我看现在有些人只知道造反造反，还不知道会造出些什么来呢。”

这里正说着话，楼下传来清脆的喊声：

“湘湘！湘湘！”

“是小炮来了。”湘湘说了声，忙去打开窗户，对下面喊道，“小炮，别叫！快上来！轻点！”

一个约有十八岁的女孩子轻手轻脚上楼来。她个儿不高，但身材匀称，留着两条随便扭成的短辫子，含着十分甜蜜的微笑，模样儿是好看的。她那轻手轻脚、鬼鬼祟祟上楼来的样子，与她的娃娃型脸蛋恰相映衬。

“怎么啦？”她鬼鬼祟祟地问。

“没什么。”湘湘接住她，把门关上。

小炮走近许淑宜，叫了一声“妈妈”，许妈妈含笑应了她。

“她怎么叫妈妈？”赵大明问彭湘湘。

湘湘还没有来得及回答，小炮已嚷起来了：

“哟！歌唱家在哩！你问我怎么叫妈妈是吗？我自己没有妈妈了，看到人家妈妈，馋得慌，叫一声，答应一声，心里舒服一点。很简单，就是这样。喂！唱个歌给我们听。”她砰的一声掀开了琴盖。

“快关上！刚才还为了这事……”赵大明说着走过去，抢先动手关琴，他担心这个重手重脚的角色在关琴的时候响声会更大。

“到底怎么回事儿？”小炮惊异地瞪着大眼，望望这个，望望那个。

“孩子，你彭伯伯怕吵，别闹了。”许淑宜温和地解释。

“唉！”小炮扫兴地说，“就是你们家规矩多。我们家才好呢！我说了算，我是司令，我爸爸要是不对我的胃口，我就造他的反！”

“小声点！”

“连说话都要小声点？哎呀！要把人憋死了。”她说话是不需要别人搭腔的，“哦！我知道了！彭伯伯日子不大好过是吧？”

“你知道啥呀！”湘湘想制止，不让她往下说。

“我不知道？”结果适得其反，“你爸爸同我爸爸在我们家里谈过那件事，我偷听来的。你爸爸在一次什么会上反了吴法宪，现在说他是反党。屁！吴法宪，我见过，胖得像头猪，反了他有什么了不起？！告诉你爸爸，别怕！”

“孩子！”许淑宜沉下脸来，“可不能这样胡说。你知道，你是兵团政委的女儿，你乱说话，你爸爸要为你担责任的。”

赵大明吃了一惊，心里想：“原来还有这样的事！”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。

“回去告诉你们文工团那些人，来斗我爸爸吧！”湘湘紧盯住赵